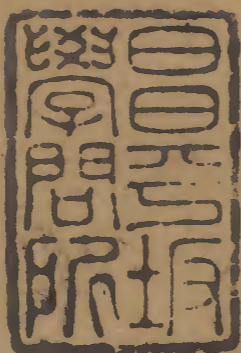


# 仕學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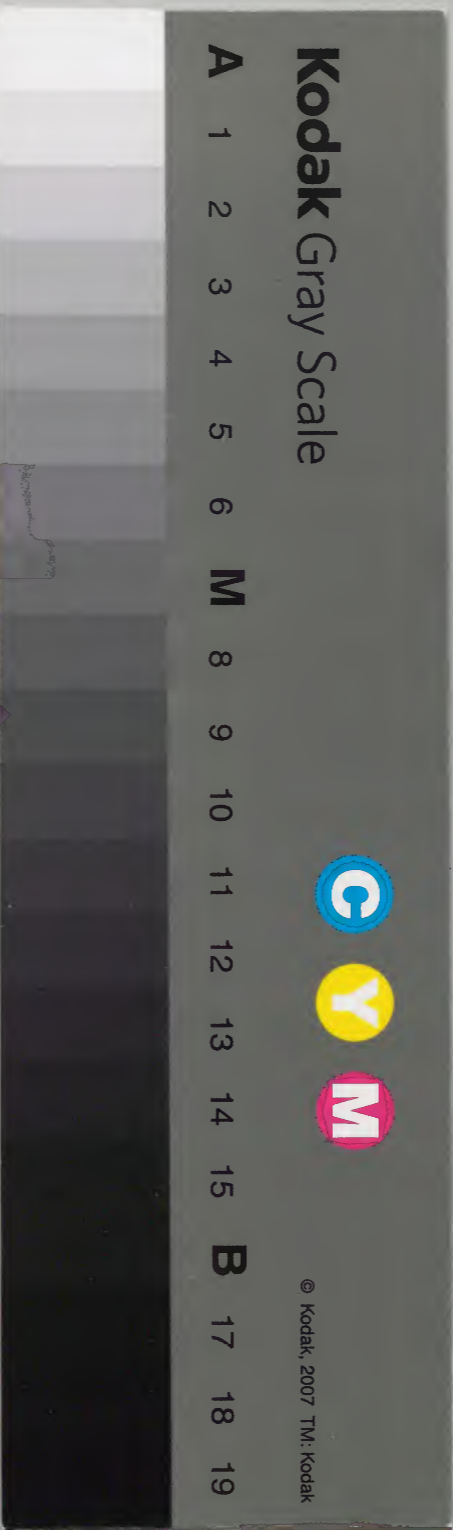
二十九之三十三



漢書門			
九	七	五	〇
一	七	二	〇
六	〇	函	號
冊	架	類	

庫文閣內		漢
三	九	〇
〇	七	〇
函	五	〇
四	六	〇
架	冊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9750
冊數	6 ( 5 )
函號	308 52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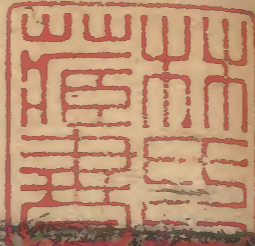
陰德

淺草文庫

陳侍中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勦者必禱  
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桂州驛舍人頗  
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  
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李右司濬字德淵冀州信都人父超為禁軍卒嘗從潘  
美外戍主刑刀每行刑超必徐之至美怒解多有寬  
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  
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甫皆葬之



呂節使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  
所全活甚衆其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  
立

王朝散覲知成都府府無閑田中下之家無葬地多用  
浮屠法火化覲委官錄未葬者萬餘得官地奏為墓  
域葬之並出本朝名臣傳

泉州同安主簿蕭涉二男長曰注次日伯英府君臨終  
之夕呼二子囑之曰昔為獄官有陰德於人吾聞有  
陰德者其後必大汝等當力學圖富貴以大吾門二  
子采皆擢進士第注今為西上閣門使廣南西路安  
撫都監知邕州伯英出皇朝名臣四書丞

竇禹鈞年二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  
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  
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  
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  
香以祝公年又常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  
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  
曰為父犯大辟通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  
去失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  
婭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  
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  
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

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  
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  
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備參知政事信起居郎公一  
夕復夢祖父謂曰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  
在見世或在來世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  
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  
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  
逝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征伐凡降四國江南西川廣南湖  
南也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未嘗以私喜怒輒戮  
一人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瑋琮璨繼領

麾鉞其後少子北追封王爵實生 光獻慈聖大

輔佐 仁宗母儀 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

濟陰王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

享以深厚可以及此

查道淳化中赴舉之資用下諸親舊得效萬緡偶於也

次心 女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傾囊擇

以厚 婿是歲道雖罷舉次 科其後位至侍

從 已 出皇朝類苑

參政吳文肅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為致名  
官彭年安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  
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又以

錢二千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贖親戚朋友貧多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請子無宅以居烏乎可謂篤義君子矣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肇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上者蒙恩已厚矣唯是遊魂枯甍去被聖澤請如元準曹利用故事還其所奪官職本家恩已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見納用並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乃州教學老生姓張名某學業不甚精頗有信行里服之忽有一商旅途中抱疾甚困憊投宿于張

詢其來但能言其名氏鄉里云聞君信義餘已言而斃張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尸持金而歸後生子師中一舉擢進士第登朝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卒官意不欺心享報如此出王氏談淵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質產不以瞻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辱以器貯水終謂之洗兒建釵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二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人無行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

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  
名 仁復為立法推其一路後子平使於閩與  
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子堂日至其邑聞仲寬  
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唯古循吏蓋  
未之有也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其鎡鉞  
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  
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補又隆冬苦  
蠲舍繕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  
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為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  
曰綱中皇祐元年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父

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黜  
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並出塵史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時 莊獻母儀  
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  
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年女奴或丞相  
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人首飾服用無慮三十餘  
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  
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  
昔日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  
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  
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 太后聖慈垂憐然某

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遠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看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若更復顧予人必當送府効罪

河東人聚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藝取骨燼寄舍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珪鎮并州一官鑑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並出倦遊雜錄

魏泰云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之地之窳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

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為迷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西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

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夫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並出東軒筆錄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一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速過

出渑水燕談

魯魯公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泣聲悲甚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歎久之曰僕頃官于某所因其事有官錢若干吏督之急無以償之乃以其文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去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吾欲售之旁舍生曰業已書券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曰吾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若於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公指商人果不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為士君子配

出魯魯公軼事



呂文仲歛人為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鞠曹南獮民趙諫  
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  
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  
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為人密籍姓名候舉選  
對駁之日斥之未晚 真宗從之 出玉壺清話

皇朝任學規範卷第二十九

皇朝仕學 卷第三十

陰德

李丞相沈有長者譽一旦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  
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為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  
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  
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至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其  
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良  
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三親後婦舊京聞之感  
刻心骨相病夫婦到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  
出湘山野錄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

見卷三

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亭如禮  
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  
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  
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  
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  
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  
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  
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  
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  
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  
言訖不見 出泊宅編

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優

宜付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  
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  
祐往別 太宗於晉邸 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言祐  
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  
决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死異  
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  
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事國不  
長願陛下以為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  
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 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  
文章之外別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

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朋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  
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者須做二  
郎乃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  
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  
氏云出邵氏聞見錄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虫皆蒙其惠將食  
則百鳥飛鳴於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謂之  
曰爾有陰德及於一切然壽命短促以此當延且勉  
為之後果至九十九歲曾無疾苦出古今類事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數  
千家公方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  
皆從之一夕次夢城驛夢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  
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為  
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  
此

奉崖公鎮蜀時夢見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云請  
到西門黃兼濟奉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  
謹且揖奉崖坐黃之下詢願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翊  
日命吏請黃君戒令止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  
見遂以告之且問其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  
曰無他長但每歲不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糶民或艱  
食即以元糶斛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

民則頗有所補幸山陰嘆曰此公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坐索公嘗不拜之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無日山有盜蘆菴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為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盜公因罷歸掾尉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書一曰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以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曰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

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官學益盛而掾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若掾尉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參鞫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尸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縊從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澤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手若若也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詔然終不奪上下皆惶

訝一日若水請知州屏人告曰鄉某所以遲留此獄者甚慮其覺當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婦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婦傾家財餼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

又二年為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為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尸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

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柰何懼  
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為  
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  
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  
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  
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得道履常皆以詞學為一時  
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盡意於此而  
致死者寃不得伸亦豈能無累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  
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贊謂畝稅  
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循偽國之

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唯江南  
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贊尋除  
右司諫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准覃鞏罕准之  
子珪為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歟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  
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  
入有子來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大觀中有士入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  
焉詰之鋪翁云下員携來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  
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  
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

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為函冥所重繁對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二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座問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廢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金水皆利人之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當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於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五子皆

登第豈非仁人之言其利博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  
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徃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  
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  
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况所積之德有  
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尔暖衣飽  
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  
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  
綠衣摠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  
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  
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  
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  
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  
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  
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  
享用亦不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  
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已上出樂善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一

陰德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簾視之見一錦囊實以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今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必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討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

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  
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  
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  
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為他檢

一檢二人難

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

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

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

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

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秤吏

舉簿實策秤秤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

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

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

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

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第大吏

持下冥西拌拌亦厭地而東拌高舉向空大風歛起

捲其紙蔽天如烏鳥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

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

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

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

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

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

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入道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肯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又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救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舟舟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入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注不可勝計復夢前人来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按材夢已先定也

聖甲志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奎張運張周孫等保五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贖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

下縣縣令吳邀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一人送獄劾  
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  
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內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  
情又獲諸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  
但第杖鬻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邀計  
不行恚怒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  
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者  
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  
驗尸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  
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  
卒未忽微作声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  
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  
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  
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  
篤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  
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刻間已至英入城  
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  
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  
等文書曰吳邀解胡達案也吾念邀死已久何為追  
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巖峻戈戟列衛  
甚整有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  
入或告曰有持水漿采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

至一門衛兵愈盛方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眾俱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勦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

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真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声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下而朱奎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同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士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

事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

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

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

濮州戲語有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怪言復引出至殿

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

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

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

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

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口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

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諛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

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

吏曰道實和尚也凡人鬼鬼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

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

八呼曰聞官人得歸無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

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管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

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

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

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碍彼此當有利益吾

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早二字於

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

有黃衣來報方堤舉已死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

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

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徃求之  
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  
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胯間肉壞見骨善醫者  
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  
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  
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  
已逝矣文規在告幾反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擢郡守  
體量將罷之許中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  
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  
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  
火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僧壽一紀今

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  
罪隆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籍而思之曹氏者本罪  
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  
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  
印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  
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  
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成至終  
年為半紀云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  
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其獄未上尉  
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為一冀人數滿品可優

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鼠易公牘合二者為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為尉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然後十二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醢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西證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綉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秘閣而終並出夷堅乙志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作文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揚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英公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沒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誅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丁晉公貶崖時大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  
還光州致仕時大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畧曰  
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  
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州任還知制誥謝兩府啓  
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  
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謹密於孔光不言  
温木體風流於謝傳且詠蒼苔

小說載盧携兒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  
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  
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  
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

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  
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  
則其氣枯稿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  
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温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  
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荅公胡  
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揚遠  
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  
格調湏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邪又  
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  
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啞至以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  
亦與文章相類已上出皇朝類苑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違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声五声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和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夫豈句之難

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而易所謂朋合簪者摸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 出小畜文集

漢州進士楊交同時獲郡解携文來謁公厚禮之間日謂李暉與張逵曰漢州楊秀才可惜許一舉及第了僕更為文十年狀元不難得逵請問之公曰昨閱其文辭甚優氣骨未實欲期大受須是功全是知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吾以是觀人十得八九矣明年交果一舉及第

公謂暉曰為文之要須是賓主分明揭擡淨潔應用如布帛所須者與之文章如珠玉不可妄示與非人處

有按劍之怒子宜謹之 並出張垂崖語錄

沈隱侯曰古今儒士為文當從一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

二也易讀誦二也 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

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

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為文奧澁不

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

文心雕龍論之至矣 出宋文景公雜志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

喜之公曰文進矣

又云一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

准之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

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塔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

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出宋子京筆記

歐陽公答徐秘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

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

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如

其當宜在心也

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

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並出廬陵文集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襲積故

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

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抵濟用則萎

如也出臨川文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出元豐類藁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蔽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歐

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而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出元城先生語錄

徐公仲車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我與遂悟為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

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為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着歐陽之豐富新然自嚴毅可畏已上出節孝先生語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云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

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声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凡數年來退居草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鼃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

明允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某之知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囁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遑

感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東坡云某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與姪帖云二郎得書知汝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造文字亦皆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

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荅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益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日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與謝師民書云示文觀之熟矣大路如行雲流水初無  
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  
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  
已矣夫言止於達意氣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  
如繁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  
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  
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已上出三蘇文集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三

作文

山谷荅外甥洪駒父書云學工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  
造平淡且置之可功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  
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

雕琢

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教  
首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  
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知一詣習  
主簿端有此理

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

律呂或詞氣不速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  
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  
文章之難古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此語亦  
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  
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  
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  
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  
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  
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  
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茫其病至今猶在唯

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  
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純墨耳可更熟讀  
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  
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  
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  
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綉  
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與王觀復書云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  
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



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  
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  
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  
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為儒者之末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  
折幸熟思之至於雅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嶷如垂天  
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  
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已上出南昌文集

曾南豐碎陳無已邢和叔為

英宗皇帝實錄檢討

官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教  
稱亂道邢尚氣恥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

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槩括邢疾  
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  
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  
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  
公間出陳後山文集序

沈存中云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  
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  
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烝兮蘭藉奠桂  
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出筆談  
陳後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

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瞻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劔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石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出後山詩話

李方叔去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斷句清新今高少出羣須衆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絕者

工夫也又不可使言語有塵埃氣唯輕快

時先取古人者再三直須境熟然後沉思格體

當文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書了方敢

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吟之十分

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

作合與不合若不相遠不為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

人貴合衆論非獨耐看兼少耐難耳人之為文切忌

塵空須是一言一句動衆駭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語

中心降歎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

宜。庠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亦縫貫穿。以正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鳥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鳥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正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壘。

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亡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頽。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膏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迥踈矯厲。不以事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菽澤。其間不必吟。也。其氣與韻則然也。

其言鄙俚。所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塵肆。其間不必計財利。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仁重容天下之氣。此朝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或之人。其言夸以誇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殺為且之人。其言儒以愚。擇闕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狡捷思之人。其言深以言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識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識其所養之志也。

又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見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已上出方叔文集。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後於身體。出龜山語錄。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下句

皇朝

學

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兩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並出唐子西語錄

皇朝學規範卷第三十三

